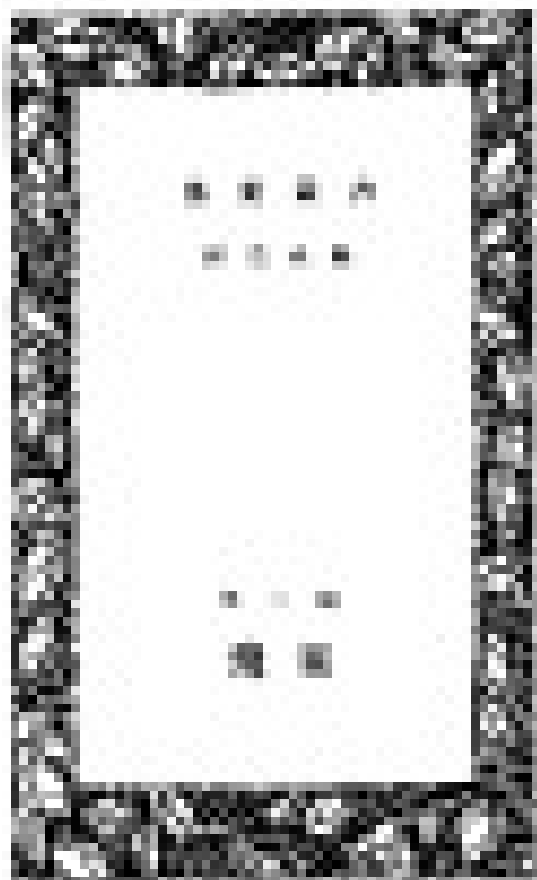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落 葉 叢 書

創 造 社 編

第 二 種

飛 絮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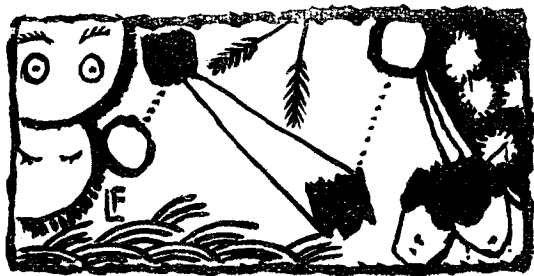
暑期中讀日本朝日新聞所載『歸凡日』，覺得牠這篇描寫得很好。暑中無事想把牠逐日翻譯出來，弄點生活費。因為那時候學校無薪可領，生活甚苦。天氣太熱又全無創作興趣。每天就把這篇來譯，一連繼續了一星期。但到後來覺得有許多不能譯的地方，且讀至下面，描寫遠不及前半部了，因之大失所望，但寫了好些譯稿覺得把牠燒毀有點可惜。於是把這譯稿改作了一下，成了飛絮這篇畸形的作品。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及怕人非難；終沒有把這篇稿售去。本社出版部成立後，就叫牠在本社出版物中妄占了一個位置，實在很慚愧的。

總之這篇飛絮不能說是純粹的創作。說是摹倣「歸元日」而成作品也可，說是由「歸元日」得了點暗示寫成的也可。

總之我讀「歸元日」至後半部時覺得牠和我這篇飛絮同樣的是篇笨作，這是我深引以為憾的。

又我還要說的一句是我此篇的完稿確在卒讀「歸元日」之前。

四月八日作者



(一)

春來了。無偏愛的春也到我們的寒村裏來了。

一連三天都是微風絲雨。望着帶有春意的微風吹着窗帷愈覺惆悵。站在窗前眺望下面的庭園，在淡灰色的絲雨中的樹木和雜草都青青的了。

近窗口的一株桃樹，樹枝上滿裝了紅蕾。母親說，桃花早開是一種吉兆，我常笑母親的迂腐。但我今年相信這種吉兆了，因為我希望這個吉兆是預報一件喜事——梅君在大學畢業和我們倆的婚約成立。

好了，天馬峯上堆積的黑灰色的密雲漸次消散了。黛色的峯的一部分看得見了。明天會晴吧，我可以到H湖畔去會他了。

梅君前兩天寫了封信來，他信裏說學校開了課兩星期了，他不能再在村中留戀了，他祇希望再看我一面，天氣晴了就望我到H湖畔去，無論那一時那一刻，他總在那邊等我。

下了幾天雨，心裏異常的煩悶，下面的光線不足，比樓上黑暗。坐在下面的黑暗的母親房裏，聽母親嘮嘮叨叨的說家常事和小弟弟的哭音，更使人鬱悶難過。所以這兩三天吃過了飯就跑回樓上自己的書房裏來。

一個人在書房裏，也祇悶坐在窗前癡望着外面的煙雨。看今天下午的天色，明天有晴的希望了，就恨地球自轉的速度太小了。覺得今天下午和今晚一晚上比幾星期的期間還要長，不容易度過去。無聊極了，隨手在案上取了一冊唐詩三百首來讀。

『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。

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……』

才低吟了這四句，聽見下面有客來了的樣子。

不一刻就聽見瓊妹在扶梯下叫我。

『姊姊！外祖母來了，快點下來！』

外祖母姓黃，今年怕有六十二三歲了。她生兩個女兒一個男兒，我的母親年紀最長，其次是我的舅父，其次是雲姨母了。外祖父死後，舅父就帶舅母到S市去接理外祖父遺下的藥材生意。雲姨母也跟她的哥哥到S市進學去了，祇剩外祖母在家裏，所以她常到我們家裏來。

外祖母和梅君是同一村的人，我初認識梅君就是在外祖母家裏。回外祖母家裏要經過H湖畔。她今天來了，我明天說想到她家裏去住幾天，就送她回家去。到了她家裏時再找個機會到H湖畔去會他罷。

兒女都不在膝前，祇和一個老媽子共度寂寞

的生活的外祖母是很歡迎我們到她家裏去。但像古寺般的外祖母的老屋不單我不情願去，就連無邪的，祇喜歡吃喜歡睡的妹妹也不情願去。明天若對外祖母說，我想到她家裏去住幾天，她一定趕快催我動身，伴她回她家裏去吧。

我決意利用這個機會了，忙下樓去會外祖母。我還沒有踏進母親的房裏，瓊妹望見我又在歡呼，『姊姊，快點來！有甜橙，也有甘蔗。』

外祖母 坐在母親床邊的椅子上 替瓊妹剝甜橙。

『祖母，路好走麼？怎麼掛雨的就來了。』

『我這兩天真悶死了！我早就想來看你們的。下了這兩天雨真悶死人。你看祖母是赤着腳來的。出門的時候，頭上停了雨的，走到途中又遇着一陣雨。』

果然外祖母的腳盤上和腳踝上滿塗着黃泥。我們嶺南的女人都是天足。農忙時候下秧田裏工

作的都是我們女人。收穫之後，到山裏樵採的也是我們女人。嶺南的男子多半像我們村中家家都飼養的肥豚。外祖母壯年的時候也耕種過來，身體很強健，年紀雖然超過六十了，但她日行三五十里山路也並不算什麼一回事。

母親提了腳盆和半桶溫水進來，給外祖母洗了腳。外祖母把雙腳洗乾淨了後，由她的包袱裏取出了一對嶺南女人慣穿的黑漆皮拖鞋來穿上。

『阿琇，明天不到祖母家裏去麼？你們姊妹都到我家裏去耍幾天罷。祖母家裏新年的臘肉香腸還沒吃完呢。』

我早就想說要到外祖母家裏去，但待要說時，不免聯想到梅君，心裏便起了一種悸動，反說不出口來了。今聽見外祖母先說了，正和我的計畫符合，心裏很感激外祖母。

『我這幾天也因為下雨，不得出去，坐在家裏沒有事做悶得很。我明天就跟祖母到祖母家裏去

耍幾天吧。』

『坐在家裏沒有事！叫你幫幫忙，看小弟弟就不情願看！說到外面去就高興到十二分！』母親露出乳房在喂奶給小弟弟吃，翻過頭來笑罵我。

『阿瓊也同姊姊一路來麼？』外祖母笑望着瓊妹。

『瓊妹去不得，她要上學了。』我忙阻着瓊妹，不叫她一路到外祖母那邊去。

『怎麼你還不搬進城裏上課去呢？』

『學校給兵隊佔去住了。要等兵隊開發了後才有課上。』

『怎麼你們的學校也要駐兵！？』

『因為校長不會巴結縣知事，縣知事就叫軍官來把我們的學校佔據了去做兵房了。』

我說了後，又想及梅君要回S市大學的事來了。由S市便聯想及雲姨母來了。

『祖母，雲姨母什麼時候才畢業？』

『聽說到後年暑假才畢業。像她那個脾氣乖古的人畢了業曉得她回來不回來。』

雲姨母在S市進的學校是女子高等師範，近年又把『高等』兩個字換成『大學』兩個字了。我們縣立女子師範畢業的同學進S市高等女子師範的也有三五個人。她們年暑假回來都說雲姨母在學校裏所選的專門是純文藝，預備畢業後做個女作家。因為想做女作家，所以抱持獨身主義。但又有同學說，雲姨母在S市失戀後才抱獨身主義的。

『她的父親由京裏寫了信回來，答應她下半年也升學到S市的高等師範去。我對她說，到S市去時不住在學校裏就要住在舅父的家裏。』

『阿琇，不要再讀書了，你讀了四五年書還不夠麼？女人家要念許多書幹什麼事！早點找壻家才是正經的。』外祖母笑向着我說了後又翻過去向母親說，『你做母親的還是早點替她揀個好人家吧。』

『討厭的外祖母！』我紅着臉忙低下頭去。

『她的父親來信說，婚姻是女兒一生的大事，要由他作主。我巴不得由她的父親作主，這個重大的担子我真擔承不了。』

我當下想，不論由父親作主或母親作主，他們總不會找着志望文藝家的窮學生梅君。母親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婿是新洋房子的所有者，南洋豪商的公子，十根指頭有八根鑲着金指環的。父親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婿是像他一樣的呆板，祇認得博士的徽號，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的拚命暗記科學上的原理和法則的勤勉的學生。我的婚事若聽憑父母主裁，我和梅君的婚約今生今世是完全絕望了。我想到這一層，覺得我們倆的前途異常的暗淡。

(二)

外祖母那晚上就在我書房裏和我一床睡。第二天我們都很早就起來了。東天的雲居然染上了赤紅色，我望見東天的紅雲，心裏歡喜極了，

『祖母，太陽快要出來了喲！』

外祖母也跑到窗前來，跟着我向窗外眺望久雨初晴的景色。庭園裏的桃枝上的紅蕾也開放了幾朵，顏色異常的鮮豔。我今天是去會梅君的，桃花就在今早開放，明明是把將來的喜事預報給我們的吉兆，我的心裏也因此添了一種能使我歡笑的新力。

外祖母還站在窗前遠眺室外的野景，我忙走到鏡臺前開始我的梳洗。我把辮子編好了後才洗漱，洗漱了後就跟外祖母到下面吃早飯去。

吃過了早飯，我急急的就回房裏去換上了裙衫，再跑下來催外祖母動身。

『你就打算去了麼？路還沒有乾呢。』母親像還有話沒有對外祖母說完，阻着外祖母不忙回去。『吃過了午飯回去吧。』母親再向外祖母提議，要她延期至下半年回去。

我的心早跑到H湖畔去了。聽見母親要留外祖母到下午才回去，心急極了。下半年我要到H湖

畔的茶社裏會梅君的。若外祖母下午才回去，今天是會不着他了。他等了我一天不見來，明天就動身往S市去了時，在這半年內莫想見他的面了！我還有許多話要向他說的，無論如何在他赴S市之前非見他一面不可。

『祖母，要回去就上午伴你回去，下午我要到八卦井的同學那邊去坐坐。你若在下午回去，我就不到你家裏去了。』

『你看小孩子般的！』母親翻着眼望我。

『上午回去的。再坐一刻就去。等我喝完了兩盅熱茶就同去。』外祖母笑着安慰我。

到外祖母家裏時約在十點半鐘前後。外祖母在歸途中告訴我，她也不能在我們家裏等到下午才回去，因為她要託梅君寄點食物給舅父和雲姨母，約了梅君今天下午到她家裏來取。無論如何下午非在家裏等他不可。我聽見梅君下午也要到外祖母家裏來，心裏想這是再好沒有的了。但同時又

覺胸口起了一種悸動。

在外祖母家裏吃過了午飯後，看我的腕錶，快要响一點鐘了。梅君還不見來。我怕外祖母質問我爲什麼不到八卦井去。但她真的要問時，我就推說還未到約定了的時刻罷。我怕梅君突然的走了來，對我的頭髮，我的衣裙，我的鞋襪都很留意。我祇怕我的頭髮散亂，衣裙不整給他看見了。我幾次不給外祖母看見偷進她房裏去對鏡。愈對鏡愈覺得自己的化粧有缺點，但同時又覺得自己的美貌也有幾分可恃。

約略是兩點鐘前後，梅君來了。他像預知我在外祖母家裏，看見我一點不驚異。梅君在外祖母家裏祇喝了一盅茶。外祖母搬了一包鹽菜乾，一包茶葉出來託他帶到S市去。鹽菜乾和茶葉都是我們地方的名產。

梅君聽見我說要到八卦井去看女同學，他也向外祖母告辭。

『密司劉，我回家是順路的，就送你一程吧。送你到八卦井去。』梅君向外祖母告辭後笑望着我。

『祇三兩分鐘的路程，我要你送？又不是赴省進京！』我也笑了。

我們倆由外祖母的家裏出來，彼此默默地在桑田間的田徑上走了一會。由田徑穿出來，到水潏寺前的七重塔下來了。站在塔後的碧草場上望得見由 H 湖面反射過來的萬道金光。在七重塔的左側下了坡，是一條秧田間的石道。下了兩天春雨，長僅二三寸的秧苗差不多都低沒在水面下了。過了半里多長的在秧田間蜿蜒進行的石道，就抵 H 湖畔了，沿着湖堤有幾十家茶店。我們揀了一家最雅潔而又最僻靜的一碧樓，一同進去。大廳裏面的十多張檯都給先來的客佔據盡了。幸得後面還有一間空房，我們就跟了茶房進去。

梅君忙把手裏的兩包東西向茶几上一擲，伸手過來緊握我的手。我們祇相視而笑，沒有話說。

『琇妹，謝你不失約了。』等了一刻他才說這一句。

『謝什麼事！』我還是用我固有的率直的口調。

我們在面湖的窗前並肩坐下，俯瞰着湖面的全景。許多划子和小艇都載着遊客，我心房不住的跳躍，很怕碰見了同學。

我們並坐着又過了相當久的沈默的時刻。這時候祇感着在這世中祇有我們倆存在，以外便無人類般的一種陶醉。

感情脆弱的我，追憶及我們倆的過去，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。過了一會，

『要吃點什麼點心麼？』梅君破了我們間的沈默。

聽見他這一問才驚醒過來。

『我還飽得很呢。』

『我有點餓了。』